



生长期 综合材料 刁莹

艺术家的培养：一个冒险的工作

The training of artists: an adventure

孔国桥 Kong Guoqiao

在今天，美术学院的艺术教育大致有着这样两个目标：

其一，是对掌握了一定艺术技能、具备有一定艺术修养的美术人才的教育和培养。相对而言，这是一个面对着现实的“务实”的工作。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以后，既可以凭其在学院修得的“技能”与“素养”为自己的生存打好基础，也可以为社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有关艺术的种种需求做出各自层面的贡献。

其二，是对艺术家的培养。这是一个冒险的工作，因为本质上，艺术在当代乃是一个面对着思想的“务虚”的工作。但今天这个“唯物质”的社会，却很可能不一定需要真正的艺术家——那种为着“寻根”而毕其一生的“思想的游牧者”。

事实上，相较于二、三十年前的我们那一代，今天的学生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生存与学习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实时”的、无所不在的、全球一体化的信息系统，不仅给他们带来了足够多的有关世界和艺术的种种讯息，也给他们提供了更为多元的、有时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艺术标准和艺术范式。置身于这样的社会和艺术环境，我们的学生被要求着具备一种更为独立的自主选择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尤为重要的是，在电脑和网络世界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生，已经拥有了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认识世界的途径和感知世界的方式。而所有的这一切，同时提醒着我们这些现在的“施教

者”——过去的“受教者”们不能以我们对于艺术教育的曾经要求，简单地想象并投射于今天一代的年轻学生。

基于这样的背景与理由，版画系一方面强调学生对于有关“造型”而必须具备的绘画和版画的那些能力——诸如素描、色彩、构图等等的方法以及铜版、石版、木刻、丝网的种种技法的教授和训练。因为对于“知识”或者“技能”意义上的艺术基础的培养，不仅构成了当代版画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技进乎道”所可能发生的一个重要前提。而当我们把“基础”理解为既是一种“初步和基本”，同时更是一种“根基和根本”的时候，就已经揭示了当代艺术教育 with 艺术创作的某种根源性的东西。

另一方面，版画系同时强调学生有关艺术意义及其价值问题的学习与思考，以期我们的年轻一代尽早树立崇高的学术理想，承担艺术之于当代社会的思想责任。我们并由此给予我们的学生

个体以更多的学术尊重和学术理解，因为在体会生活与生命、进而表达生活与生命的层面之上，年轻学子与教授有着相同的权力和互不可替代的意义——且不说艺术乃是一种直指人心与直抵根源般的方式和方法，艺术作品的创造，也远非在科学般的研究过程中呈现而出的那种进步与线性的必然关系。

由于版画在其自身专业上的特殊性，版画系的教学框架内还拥有着一种本然交叠、互为激发的学术工作室与版种工作室间的横向关系。作为版画教学与创作技术支持的重要平台，版画系的版种工作室一直占据着国内版画专业工作室的高端地位。它不仅包含有对各层次学生开放的平、凹、凸、漏等各传统版种以及相关的数字技术实验设备和空间，还拥有面向少量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性质的传统水印版工作室——“紫竹斋”。2009年以来，特别在学院的大力支持和版画系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版种工作室的教学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并同时陆续申请获得了近200万元的实验室专项建设资金的支持，为工作室硬件的不断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事实上，经由多年的持续建设与学术积淀，版画系的教学结构和教学模式不仅拥有着深厚的学理渊源和鲜明的时代属性，它并同时依托着中国美术学院这一整体平台，长期示范与引领了中国版画教育的方式和方向。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由着社会环境和艺术环境的不断变迁，我们的版画教学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甚至危机。这样的问题和危机，从本质上来源于有关世界整体意义的时代性转换所引发的艺术功能与作用的改变，而我们对于版画教学的种种“细节”问题的思考，却必须融之于这样的背景与范畴之中加以展开。

以我个人的理解，今天美术学院的艺术教育大致有着这样两个目标：其一，是对掌握了一定艺术技能、具备有一定艺术修养的美术人才的教育和培养。相对而言，这是一个面对着现实的“务实”的工作。这样的学生在毕业以后，既可以凭借其在学院修得的“技能”与“素养”为自己的生存打好基础，也可以为社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有关艺术的种种需求做出各自层面的贡献。其二，是对艺术家的培养。这是一个冒险的工作，因为本质上，艺术在当代是一个面对着思想的“务虚”的工作。而在我们今天这个“唯物质”的社会，很可能不一定需要真正的艺术家那种为“寻根”而毕其一生的“思想的游牧者”。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两个目标包含着一种递进的关系和金字塔般的结构，因为艺术家必须具备艺术的技能。但同时，具备了艺术技能的学生

却不一定能够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如若对于学院培养目标的这种理解可以得到基本的成立，那么我们需要同时面对的，就是今天学院的培养对象——那些为着或“现实”或“精神”的理想而考入学院的受教育者们。必须承认的是：大学扩招引发的应试教育的不良后果，已经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在近年入学的学生身上，新生专业素质的整体下降也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同时，我又一直固执地以为，我们不能把教学的问题统统归咎于我们现在的学生。事实上，相较于二、三十年前的我们那一代，今天的学生面对着一个更为复杂的生存与学习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实时”的、无所不在的、全球一体化的信息系统，既给他们带来了足够多的有关世界和艺术的种种讯息，也给他们提供了更为多元的、有时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艺术标准和艺术范式。置身于这样的社会和艺术环境，他们被要求着具备一种更为独立的自主选择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尤为重要的是，在电脑和网络世界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生，已经拥有了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认识世界的途径和感知世界的方式。而所有的一切，都同时要求着我们这些现在的“施教者”——过去的“受教者”们不能以我们对于艺术教育的曾经要求，简单地想象并投射于今天一代的年轻学生。

本质上，自成型于西方十八世纪的有关“艺术”的近代概念，以及同样来自西方的现代大学体制于十九至二十世纪间的中国的迅速传播与发展，我们的美术学院就一直在深层次上存在着诸如“教授本来不可教授的艺术”这般论似的难题。而当今世界发生的有关艺术意义与价值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刻转向，却使得我们在面临着新的艺术问题及其危机的同时，也具有了构建一个有关艺术的、更具时代意义与本土意义的新的知识论、方法论及至价值论体系的可能性。

基于这样的背景与理由，落实至归属于造型艺术这一“纯艺”范畴的当代版画教学的目标和对象，我们不仅应给予今天的学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意义上的艺术基础，也应尽可能早地要求与引导学生展开有关艺术意义及其价值问题的学习与思考，以培养我们的年轻一代树立崇高的学术理想，承担艺术之于当代社会的思想责任。由着这样的意图，在保持版画系目前教学结构特点的基础上，于本科二年级的开始阶段设置与此相关的课程教学与讨论，并在之后各工作室的教学中加以持续的落实与深化，或可作为寻求当代版画教学新思路的一个切入点。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给予我们现在的学生个体以更多的学术尊重和学术理解，因为在体会生活与生命、进而表达生活与生命的层面之上，年轻学子与我们的教授们有着相同的权力和互不可替代的意义——且不说艺术乃是一种直指人心与直抵根源般的方式和方法，艺术作品的创造，也远非在科学般的研究过程中呈现而出的那种进步与线性的必然关系。

当然，这样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削弱为有关“造型”而必须具备的绘画和版画的那些能力——诸如素描、色彩、构图等等方法以及铜版、石版、木刻、丝网的种种技法的教授和训练。相反的，对于“能力”或者“技能”意义上的基础培养，本来就是当代版画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技进乎道”所可能发生的一个重要前提。而在本质上，当我们把“基础”理解为既是一种“初步和基本”，同时更是一种“根基和根本”的时候，就已经揭示了当代艺术教育 with 艺术创作的某种根源性的东西。